

红叶◎著

一部真实袒露女性情感心理和爱情故事的纪实报告



女人以后

红叶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以后/红叶 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 4

ISBN978—7—80623—735—9

I. 女… II. 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 14802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印张	16.5
承印单位	山东泗水县泰山印务中心	字数	296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印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978—7—80623—735—9	定价	28.80 元

如发现印装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前　　言

知　　愚

渴望爱，渴望幸福，渴望精彩的人生，每个人都沿着自己生命的轨迹品味着生活的滋味。

许多过来人都这么说：“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每个人都能活得幸福开心。”的确，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是开启困惑之门的钥匙。然而，往往当我们领悟之时，方悔之已晚。岁月才是一位真正的智者，她告诉了我们许多人生的哲理和真谛。

《女人以后》就是一部“过来人”讲述的女人成长的情感经历。她敞开心扉，以独特的视角，将女人内心世界真实的感受和灵魂的震颤，向所有女人和男人，向所有幸福或不幸福的婚姻倾诉着爱与情感的故事，以及女人独特的心灵脉搏和领悟后的肺腑箴言……

从少女到女人，是每个女性所经历的最美丽、最精彩、最值得回味的灿烂时光。爱的血液充盈着每个少女浪漫的憧憬和幻想，女人因爱而美丽，因性而使情感得以升华。然而，“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刻骨铭心的记忆像笼在心头的一张网，在女人的情感世界里隐隐地蔓延。迷惘、困惑、挫折、痛苦或伤害，有些源自我们的无知和幼稚；有些源自我们的单纯和轻率。有人说，爱，没有对错；情感，没有误区；生活，没有后悔。敢于承受生活中的快乐和痛苦，勇于包容所有的迷失和困惑，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每个女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书，打开阅读都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每个女人都有花开时的美丽，她的芳香只有知己才能品味；每个女人都有真切的感悟，只是明白后更多了些无奈。

人生是一张没有返途的单程票，命运列车沿时间的隧道驶向未来。相同的是岁月，而不同的是各自的经历。如何把握人生，走好情感征程的每一步，首先就要使我们懂得：懂得情感，懂得珍惜，懂得爱与被爱，懂得尊重与理解，懂得宽容与信任……

世界因女人而精彩，女人因爱而更加美丽，愿天下所有的女人都能幸福快乐。打开这本书吧，让“过来人”为你讲述……

目 录

婚内婚外都是情

——一个女人有关情感历练的两面之词 (001)

婚内有情，婚外也有情，两种情都是情。两种情的差别在哪里？好像谁也说不清，但“画中人”却有深刻的感受。只是，面对纷繁的社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是否有必要去做“画中人”？似乎，这更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如果不能担负起一份情，还是别靠得太近。

回首已是百年身 (019)

当我人生的紧要处已经走过的时候，蓦然回首，我才明白：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种幸福；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伤；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在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伤害……

欲望，就是旋转发条的那一把钥匙 (042)

“假如人生可以重来，你能否像当初想的那样，把自己的初夜保留给自己的爱人”？“不会的。首先，人生不会重来。其次，人永远是有欲望的，而欲望就是旋转发条的那把钥匙。这扇门一旦打开将永无关闭之日。”

心被偷走，心灵只能去流浪

——一个情感错位女人的情感经历 (071)

女人的心是不是天生就属于一个男人啊？哪个男人占了先，就把女人的一颗心偷走了，别的男人再也不会得到了。作为男人把女人哄上床不能算本事，能把女人哄下床才算真本事。

涩果，让我咀嚼一生 (091)

每个女人都无法忘记自己的初夜，有的是幸福的，有的是痛苦的。而我的开始就摘下了一只涩果，我必须去咀嚼，因为我必须遵守我的原则，为我的处女膜找到一个归宿。

开放后的玫瑰，暗香残留 (113)

罗小燕、张虹、婷婷，三个不同的女人，三种不同的经历。“性”与“爱”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灵”与“肉”的抗争还要持续多久？

往事如冷风吹过 (135)

对于女人来说，无论是被动地“偷吃禁果”，还是主动地“以身相许”，那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不可能从心灵上抹去。情感也如同燃料，第一次的付出使其消耗，再面对后来者时，也会因动力不足而找不着感觉。

给爱情设置一个谜底 (149)

我终于明白，我最爱的其实还是奥森，这个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和他在一起，我感受到的是轻松与快乐，还有赤裸裸的内心，因为我们都喜欢简单。

没有爱情的婚姻甘苦自知 (169)

我甚至希望张海涛在外面找到另外的女人，倒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扯平了。而是将心比心，生理上他也不可能没有需要。而且，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在外面找到了他真正喜欢的女人，我们分开也就成了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当爱情变为欲望 (186)

爱情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千百年来让无数痴情男女如此刻骨难忘？尤其是女人，在爱情问题上似乎个个是英雄，她们敢作敢为，敢于奉献。然而，即使这样，爱情却总是成为许多女人的“滑铁卢”.....

追回我已经丢失的爱情 (206)

真爱只求一件事：要所爱的人紧紧握住自己的手，再不松开。

玫瑰的价值，不在表面 (227)

做了女人之后，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心疼自己的男人。

十字路口迷失的女孩 (240)

也许，这是我的无奈。我丢失了贞操，也丢失了尊严，我在另一个男人的控制下，必须放弃我的爱情。

婚内婚外都是情

——一个女人有关情感历练的两面之词

婚内有情，婚外也有情，两种情都是情。两种情的差别在哪里？好像谁也说不清，但“画中人”却有深刻的感受。只是，面对纷繁的社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是否有必要去做“画中人”？似乎，这更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如果不能担负起一份情，还是别靠得太近。当然，爱是不能忘记的，同样是真理……

对许多有了家庭，或者幸福，或者苦涩的女人来说，差不多都会有一段早已逝去、想说又不愿意说，且一直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情。为了那段刻骨铭心的情，她们有的为它哭，有的为它笑，孤心焦炽，独自甜蜜。和一个叫郑秀秀的女人有过几次关于女人情感的长谈之后，就一直想把她曾经激情述说过的一种内心情感写出来，想来想去，却无从下笔。终于，在某一天的一个黄昏，郑秀秀说出一句很哲理的话：女人，是离着情感最近的动物。这话，像是在突然间，触动了我写作的欲望。于是，征得她的同意，很冲动地将她述说过的情事和心理整理出来，让诸君与她一起揭开那些不宜对人言说的隐秘。起初，感觉这样对她似乎不好。她知晓后倒呵呵一笑，说能将自己的情事和心理展示给读者，为大家多少提供一些借鉴，也不失为是对人类情感的点滴贡献啊。

爱，不需要理由

“你看过一部叫《白日美人》的法国电影吗？我很喜欢，接连看过三四遍。我特别能理解里面那个女主人公，我就是那样一个情感异常丰富的女人。我一点儿也不能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可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有什么错。”接触郑秀秀时间不长，她说出这样一番话。

她的话特别，她的情感经历更特别。于是，我用了一个词来解释她的情感经受（不是感受）——历练。一番历练之后，任何男人或女人，都会对自己的情感生活有切肤之疼般的感受。让任何一个外人来看，郑秀秀的婚姻都不那么和谐。她活泼爱动，对生活富有激情；老公却木讷老实，很难驾驭自己的女人。需要对这不和谐婚姻负责的人，也只有她自己。只是，任外人如何评说她

这场婚姻的诸多不和谐，郑秀秀却总是对“不和谐”不接纳。她说：“什么叫不和谐？什么又叫和谐？和谐与不和谐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那些所谓‘和谐’的婚姻难道就一直走在平坦的金光大道上吗？”当初，她在不经意间走进这场婚姻，直到今天还没有感觉到这场婚姻有什么不好。虽然，她从婚姻中得到的并不是爱。

那时候，郑秀秀还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是一家棉纺厂办公室里的资料员。所谓资料员，只不过是在厂长需要什么数字，需要什么讲话内容或者汇报内容的时候她帮着找一下。然后，由专门的材料组织人员整理成专门的材料。她的这份工作，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那些一天到晚在车间里苦累的姑娘小伙子们都说，人家的命好，刚刚上班就有了一份如此轻松干净的工作，真是有福之人哩。

郑秀秀是有福之人。父母在机关里都是不大不小的干部，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居住条件也不错，是这座小城里的上等水平。只是，这样的家庭条件，丝毫没让郑秀秀感到满足，相反却在不该孤独的年龄里突然感觉孤独起来。她看到厂里的同事们大多都是中专或大专毕业生，自己却因为在学校里不愿意学习，只弄了个初中毕业证就早早参加了工作。好在她爱好美术，从小学开始就喜欢描描画画。那些日子，她看到不停地在谈情说爱的同事们高兴的样子，心里总不是个滋味，休息日就背着个画夹跑到郊外去写生，可她却很难安静地坐下来，总是心乱如麻。一次，她对父亲说：“我不想在工厂里呆了，想去读书，读大专或者读中专都行，看看人家那些人手里都有文凭，我算个啥啊？”父亲见她这样，心里不免有些高兴，说：“当初在学校时你不好好读书，一让你好好学习你就以为父母为难你，现在知道没有文凭的滋味不好受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你撞了南墙能知道回头，也算是挺好哩。可话又说回来，读大专读中专都是要考试的，你在初中打下的那点底子能考得上吗？”那一刻，她十分无奈，真后悔当初在学校光顾了玩，没有一个好的收获。记得有次班主任表扬一个同学的作文写得如何好时，她竟然嗤之以鼻地说：“会写个破作文有什么好啊？学会数理化，还不如有个好爸爸呢！”其实，她的爸爸也不过是政府部门的一个科级干部，又能帮得了她什么？后来读初中时的一些来自农村的同学有的读了大学，有的读了中专，毕业后大都进了机关事业单位，她却一直在企业里上班，父亲竟然没有一点儿解决的办法。好在父亲抓住她的特点，鼓励她在绘画上好好发展。就在她无所适从的时候，父亲在文化中心帮她请了一位很好的画家，让她跟着人家学绘画。父亲说，不读大学能有一技之长也好，今后好好跟吴老师学画画，把画画好了照样可以走遍天下。

郑秀秀的绘画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每天下了班，她的第一任务就是去吴老

师那里学画。要说那吴老师也真不错，早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人物画画得好，开始是在省内有些名气，后来在一次全国美展获了奖，使他的画一夜间在各大城市的画廊走红。刚开始，吴老师见她功底太差，不怎么想收她这个徒弟，后来见她画画很用功，进步也很快，就将她收到门下。吴老师三十七八岁，留一头长发，看上去很个性很张扬。学了三个多月的画，郑秀秀的心一下子被吴老师吸引了，吴老师对色彩的感觉，对生活的认识，对世俗的鄙视，都让她从中有了许多感受。此后，她在厂里的形象似乎也变了，上班不再那么按部就班，整理材料也常常有一搭没一搭，厂长说她应该紧张一些，她却呵呵一笑，说：“厂长啊，我们的工作难道不能灵活一些？该紧张的时候紧张，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啊，何必那么死死板板地工作啊。”

望着她的样子，厂长摇摇头，说：“怎么画了几天画，这孩子就变了呢？”

郑秀秀是真的变了。自从跟着吴老师学画，她就从吴老师身上接受了许多东西，使自己像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在彷徨中充分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社会。于是，她变得聪明能干了，自信独立了。正是这些变化，使她的情感心态也有了升华，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天天教她画画的吴老师。她知道，吴老师比她大十多岁，有老婆有孩子。开始她根本没想到会和这样一个男人发生感情上的纠葛，她是在不知不觉中滑入情感漩涡的。那时候，她自己都不能解释自己脑子里天天出现的为什么总是吴老师的影子，还有吴老师教她画画时的神态。渐渐地，她感觉这个吴老师好像不应该属于这个复杂的小城，他身上有一种很粗犷、很原始的气息。他性格开朗，特别幽默，为人也很大方，不像一些男人那样小家子气。他出了名，画也越来越值钱，他却把钱看得很淡，有要好的朋友一说要画，他会毫不犹豫不取分文地送过去。之前，郑秀秀曾经谈过两个男朋友，都没有任何结果。虽然她年龄不大，对一些男孩子的感受却不少。她不喜欢同龄的男孩子，感觉他们太幼稚，而且心眼也小，感情还脆弱，有些甚至挨不得碰不得，出点什么事自己先垮了，根本就不能指望他们能帮你或者安慰你。似乎正是这样的变化和想法，使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爱上了吴老师。当时，吴老师对她根本没有任何感觉，一直拿她当孩子，毕竟她是吴老师的学生。一次，吴老师教她作画时说到了画人体，告诉她要画好人物画，人体素描是一项必要的基础，虽然中国画强调的是线条和墨色，可形体的准确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中国画能引进一些西画的明暗格调，走中西结合之路，也挺有味道。起初，她不怎么理解吴老师的话，后来她听说吴老师读大学时画过许多人体模特，才使他的人物画画得如此好。每次看吴老师作画，她的眼睛都跟着笔尖走。发现吴老师的笔尖像有魔力一般，三动两动，栩栩如生的仕女出现了，昂扬奔放的钟馗出现了，慈眉善目的老者出现了……于是，她也想从素描

人体开始，想扎实地打好绘画基础。那天，室外的阳光特别好，室内也暖意融融，她认真地对吴老师说：“你能教我素描人体吗？”吴老师一惊，说：“我怎么教你？我们这里没人体模特啊。”她笑了笑，说：“我自己不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人体模特吗？你可以画我，让我从你画我中去感受人体素描的真谛。”她的这种真诚，深深打动了吴老师，吴老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的请求。那天，第一次在吴老师面前脱下自己的衣服，她没有半点害羞的感觉，大方得体，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当她看到吴老师画出的她的体型时，不由自主地叹道：“我有这么美吗？”吴老师笑了笑，说：“你比这还要美，你气质里的那种美其实我都没能完全捕捉到。”之后，她就在吴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给自己当模特，反过来去地画人体。

有一句话叫“日久生情”。人和人的感情，也常常是随着日月的更迭渐渐由淡而浓，由浓而密。特别是那种绵密细致的情感，一旦在心中生成，就像决堤的洪水，汹涌得难以阻挡。郑秀秀画人体画得像点样子的时候，吴老师对她说：“能画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这对你今后画中国画会有很大的帮助。”郑秀秀笑笑，却对吴老师说：“有一项我还没画过呢。”吴老师纳闷，说：“哪一项？”她仍然笑笑，说：“我想画一下男人体，男人身上的那股奔放和结实，在女人身上很难画到。”吴老师已经从她的眼神中明白了什么，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说：“你慢慢画吧，咱们两个相互当模特，算是扯平了。”但是，她拿笔的手总在颤抖，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下来。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画纸上竟然连一个形也没打出来。吴老师像是看出了什么，慢慢站起来，光着身子走到她跟前，说：“别画了，我想你画到晚上也完成不了这幅画。”她抬起头，突然发现吴老师眼里有一股激情的光芒放射着。她强压着内心的激动站起来，胸脯起伏着，双眼久久凝视着吴老师，不语。想来吴老师也早已看穿了她的心思，一把将她拉进怀里。当时，她很吃惊，还有点害怕，但那温暖的感觉让她乖乖地不动。吴老师抚摸着她的头发，很深情地呢喃：“傻丫头，我知道你喜欢我，我比你大这么多，你喜欢我什么呢？你这么漂亮，会有很多男人喜欢你，可是你却喜欢我，难道你不会后悔？”那一刻，她不动，也不出声，她相信自己看人不会看错，自己选择的就决不后悔。没等她再说什么，吴老师就和她热烈地亲吻起来。之后，她忘了是怎么继续下去的，好像是她坐进了吴老师的怀里，吴老师很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身体，并慢慢把手伸进她的上衣。吴老师是裸着的，那一刻她却没能感觉到吴老师的裸，只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在颤抖。她没有拒绝，就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拒绝。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出乎她的预料了，吴老师的手开始在她的两腿之间游移。然后，他轻轻地把她的衣服剥了下来，忽然，吴老师把她翻了过来，将她压在那张画案上。当时，她的脑子里

以后

一片空白，接下来，她的记忆里吴老师的手好像扶着那个东西狠狠地顶向自己的私密之处，忽然间，就感觉有什么东西滑进了她的身体里。她感觉到了疼，不过不是书上说的那种撕裂般的疼，她说不清楚是怎样的疼，总之留在她记忆里的感觉就是一个疼……

再之后，她和吴老师就不仅仅是师生关系了。那些日子，她脑子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关于那种疼的感觉。似乎正是那种疼的感觉，让她对吴老师这个人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后来，她渐渐明白了那种体验不叫别的，而叫爱。从此以后，吴老师的影子就像一个赶不走的精灵，无时无刻不在她的脑子里跳舞。如果有一天因为什么事不能脱身去见吴老师，她的心里就会十分空落，以至于空落到了喝水没滋味，吃饭不香甜，做事没心绪。一次，父母带她回了一次农村老家。爷爷奶奶见到她特别亲，像宝贝一样地拉在身边，一刻也不愿意她离开。喜欢唠叨的奶奶一会儿给她拿这，一会儿又给她拿那，恨不得将家里所有的好东西一下子让她吃完。她却什么也不想吃，心不在焉地应付着爷爷奶奶，那样子让父亲看着一点儿也不舒服。回家的路上，父亲狠狠批评了她，说爷爷奶奶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敷衍他们？她嘟起小嘴说不是，是很用心地回应了爷爷奶奶。父亲阴着脸说，鬼才信呢。其实，她心里有数，她生怕父亲见爷爷奶奶那么喜欢她，让她在老家住上一夜。那样的话，晚上她就不能见到吴老师，不能见到吴老师她的心里会不踏实。一般来说，她每天都要抽些时间以学画的名义去见吴老师，白天不行晚上，晚上不行就中午，反正一天不见吴老师，她的心似乎就没有安放的处所。和吴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了一些小女人的方式，总是能给有些寂寞的吴老师带来许多异样的惊喜。三十多岁的吴老师在她面前快乐得像个孩子。

静下来的时候，郑秀秀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自己和吴老师这算什么关系呢？吴老师会真心爱自己吗？想过，她就会直接去问吴老师，吴老师总是笑笑对她说：“小傻瓜，你那么漂亮，我怎么会不真心爱你呢？”那一刻，她的样子一定很幸福。接下来，她会再问吴老师：“你比我大那么多，有老婆有孩子，为什么会爱我呢？”聪明的吴老师仍然是笑笑对她说：“说你是个小傻瓜你还不承认，爱只是一种感觉，为什么需要理由呢？”之后，她就在自己的心里千遍万遍地重复这样的话：“是啊，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只要心中有爱，就应该大胆地去爱，爱过了也就释然了，也就幸福了。”

心，安放在一个地方再不想拿回来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把我的心放在吴老师这里了，从来都没想过要把它拿

回来。有朋友问我：你生活快乐吗？我说快乐啊，其实只要自己的心舒服，就算肉体腐烂了也是无所谓的！”说这话的时候，郑秀秀已经是一个很阳光很生活化的三十五岁的女人了。这时候的郑秀秀，已经离开了那家工厂，调到了一个文化部门从事专职绘画工作。她的吴老师，那个出了名的画家，也进了省城的一家文化单位。从她所在的小城到省城，只有五十多公里，所以他们见面很容易。只是，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郑秀秀克制着自己不去见吴老师。

“吴老师为什么要调进省城？这与你有关系吗？”我曾这样问她。

“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吴老师是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又在人物画上有很深的造诣，现在他的人物画拿钱去买也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人才留在一个小城里，也是一种浪费啊。当然，他离开这座小城，多少也与我有关系，毕竟世俗的东西还在折磨着人们的头脑，我们都在这个小城里，总是会引来人们的说三道四。可他爱我，我爱他，这是千真万确的，即使现在他都五十几岁了，如果十天半月不见我一面，都十分地焦躁不安。”她的回答，似乎透着很深的哲理，也似乎显现着很一般的世俗。只是，让人不理解的是她的一颗女人之心，竟能在情人与家庭之间，结合得那么游刃有余。

郑秀秀跟着吴老师学了三四年画，提高很快。她不仅仅是绘画水平提高快，整体素质似乎也被吴老师给浸润透了。因此，她再也看不上那个棉纺厂里的工作，就缠着父亲托关系走门子，想调进文化部门做专职画家。那些日子，她挺郁闷的，费了好大的劲花了好多钱也没能调进文化部门不说，厂子里对她也有了看法，说她文化程度不高心却很野，一天到晚和一个疯子似的画家搅和在一起，将来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女人。听了这话，她一赌气再也不去工厂上班了，呆在家里很专职地画起了画。不上班，她和吴老师的交往也方便多了，借口当然是学画画。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天天泡在一起引来的闲话也不会少，毕竟她是一个大姑娘，吴老师是一个大老爷们儿。只是，他们谁也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该怎么来往就怎么来往。特别是吴老师，一个大老爷们儿，很性情，很风格化，也很单纯，做事情常常不考虑得失，只是率性而为。似乎正是这些，才让郑秀秀对吴老师爱得要死要活。毕竟，吴老师是过来人，不愿意让一个姑娘为自己付出得太多。那次他的画参加全国美展获了大奖后，他的名气便日渐升高，画的价格也一路飙升，于是他匆忙地活动着调进了省城。用吴老师的话说，不能让一个姑娘为自己而耽误了婚姻和家庭，虽然郑秀秀的画已经画得很好了，可她总是要有自己的归宿。吴老师去省城的头几天，设法找了一个机会和郑秀秀单独相处了一夜。那一夜，挂在郑秀秀脸上的都是泪，她一听说吴老师要走，有些不知所措。后来，她的情绪渐渐好了，也就感觉最忘情的一个夜晚来到了，干脆不管不顾地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地缠绕着吴

老师，似乎要把吴老师的一切都拿到自己的身体里。那一刻的吴老师，却出奇地清醒，他知道郑秀秀想让他说什么，从她的眼睛里，从她声音的颤抖中，他知道自己完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可对女孩子某些时候的贪婪，他也同样出奇地明白。于是，他什么也没说，只用一个个长得让她透不过气来的吻堵住了她所有的要求。下半夜，郑秀秀从梦中惊醒，梦中的她很哀伤。在她的感觉中，似乎是一个青春将逝的成年女人的哀伤。她伸手去摸吴老师的身，见吴老师也醒着，好像也是在梦中刚刚惊醒。他们俩在黑暗中紧紧拥抱在一起，谁也不敢打开灯看彼此的眼睛，谁也不敢问对方做了什么样的梦。他们似乎没有了往日的激情，不知道接下去应该怎么办。

是啊，这时候的一对不怎么相称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应该怎么办呢？

似乎，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之后时间不长，吴老师对郑秀秀说：“秀秀，我真的太喜欢你了，可我也不能耽误你的一生啊。你年龄也不小了，遇到好的男人，还是成个家吧，毕竟我们都生活在世俗中啊。”

也许是因为爱，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对吴老师的话郑秀秀向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平时，吴老师让她怎么样她就怎么样。在父母面前，甚或是在其他什么人面前，她都是一个有性格有主张的女孩，唯独在吴老师面前她像失去了筋骨，柔顺得像面条。听过吴老师说的话，她点点头，然后用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望着吴老师，说：“要是我成了家，你还会要我吗？”吴老师脸上显着无可奈何的表情，说：“要你，怎么会不要你呢？你是一个能给人带来欢乐的精灵，怎么舍得不要你呢。”这句话，在郑秀秀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她想到：为了吴老师，也为了自己，还是应该去成一个家。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丈夫，再继续和吴老师交往会更方便一些。这样想着，也就这样做了。那些日子，吴老师调进了省城，在他的帮助下郑秀秀也终于调进了文化部门，可她的心像是被吴老师带走了。她感觉自己像树叶一样有一阵风就能飘起来，有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

吴老师似乎是刚刚调进省城没安顿好、工作又忙的缘故，好长时间都没和郑秀秀联系。郑秀秀曾去省城找他，见他忙得一塌糊涂，和朋友说会话儿的工夫好像都没有。那天，她有些怅然地离开省城，不知不觉生出一些怨气，便想再也不到省城来了，让这个吴老师自己去忙吧，再想他也不来找他了。她自己也知道，那是小孩子似的一时赌气。可她不知道，有时候不经意间的小赌气就有可能改变某个时期人生的方向。就是那一个时期，她好长时间都没和吴老师联系，吴老师也没顾上和她联系。其间，发生的一些事让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些日子，郑秀秀感觉很寂寞。她发现，单位的女同事除了结婚的大都有男朋友，一下班或者节假日，大家都成双结对的，只有她一个人还在放单飞。这时候，父母也在替她着急了，直问她为什么还不谈男朋友，她对父母说年龄也不算大，慌什么啊。父母好像也听到了一些有关她和吴老师怎么样的传言，告诉她有些事情不能太理想化，做女人一定要本分，到什么时候也得想着实实在在地过日子。父母的话，没有在她心灵的湖面上引发半点涟漪，反而使她的情绪像钟表的大摆一样，左右晃荡着找不到停留的地方。这时候，单位里一个负责音响的技师走近了他。技师平时特别关心她，她画画的时候帮她裁纸，帮她弄清水，还帮她涮毛笔等等，中午她有时候不回家吃饭，还主动帮她去买饭。那技师差不多比她大一倍，有老婆有孩子，在她眼里是一个父辈的人。只是，那技师家在外地，平时多是自己在单位的办公室里住。一个下雨的中午，她突然有了一个假设：这个老男人那么知道体贴别人，如果我能和他发生点什么是不是也挺好玩的？她知道，自己这样的假设仅仅是一时冲动，可没想到一时冲动的假设在脑子里闪过会随时再出现，甚至会划出很深的印迹。那技师经常去画室里找她，表面上是想看她作画，其实是想和她多呆一会儿。看着人家帮她涮毛笔，帮她裁纸，帮着洗这洗那，她心里也挺高兴，一种被呵护的气息总是罩在她周围，让她感到被体贴的同时有了一种不经意的冲动。一天晚上，她在画室里很认真地画一幅《嫦娥奔月图》。那幅画，嫦娥的形象很特别，一个半裸的窈窕女人围绕着一轮皎月飞腾着，样子十分诱人。那技师津津有味地看了半天，说：“这幅画传达出的东西不是谁都能看明白的。”郑秀秀抬起头来，望了那人许久，说：“没想到你能读懂我的画。”那人笑了，说：“你画一幅画的目的不是想让更多的人读懂吗？”郑秀秀说：“那倒是，可能够读懂一幅画的人也是要有层次的。”那技师沉默了，郑秀秀似乎隐隐感觉到了自己的话分量过重了，忙笑着解释说会画画的人大多有个性，认为别人都不理解自己画的内涵，其实这是一种自负。之后，她和那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再帮她洗毛笔帮她倒清水帮她裁纸什么的，她就感觉有些理所当然。又是一天晚上，她和他似乎很自然地就抱在了一起，有了让她一直向往的那种激情。那技师将她抱得很紧，勒得她都有些喘不上气来，嘴里一个劲儿地喊她是“西洋小美人”。他还对她说，她是他的爱，他一直不怎么喜欢自己的老婆，能和她有了这样一份情，他很知足，感觉没有到世上枉走一遭。她知道，能有一个大男人如此向她表白，作为一个女人她也应该知足了。只是，那个晚上她突然又有了疼痛的感觉。好像是那个技师刚一拥抱她，在一股愉悦之情传遍全身的那一刻，那个叫疼的东西就光顾了她的身体，让她浑身开始颤抖，让她不自觉地呻吟起来。她分明感觉到了，那样的呻吟不是她和吴老师在一起的那种愉悦的呻

吟，而是很实在的一种痛苦，一种疼。她知道，这样的疼也只有在她的记忆中才有过的。她不明白，那技师如此温柔体贴的一个男人，怎么会带给她如此的感觉呢？无奈中，她推了那个技师一把，草草结束了由激情带给她的那种疼痛。那技师似乎不理解了，说：“你不快乐吗？”她笑了笑，说：“我快乐。”那技师再说：“你快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她摇摇头，说：“缘分带给人的可能是快乐，也可能是痛苦，这应该是天注定的。”那个技师不理解了，蒙蒙地望着郑秀秀，从郑秀秀的脸上他看到的是茫然。于是，他同样陷进了茫然。

聊起那件事，郑秀秀曾这样说：“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太随便的女人，可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竟身不由己了。似乎很被动，也似乎很主动。那个时候理智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理智还在睡觉呢，情欲就掉进去了，一掉进去就像乘上飞速行驶的火车，再也下不来了。”

谁也想不到，那件事情之后不长时间，那技师就被单位以机构改革为由做内退处理了。那技师离开单位后，郑秀秀和他再也没见过面。开始，她虽然感觉发生这样的事是天意，可也有些怕，怕他们的事一旦被人发现自己没办法去面对世人，去面对父母和吴老师。好在，那老男人很快就离开了她，留在她心里的只有轻轻的呻吟似的“西洋小美人”的呢喃和自己不由自主生出的愧疚感和疼痛感。

“好像是天意，在我为和那技师的事不安的时候，他竟然走了。这一下，我更相信命了。命中有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命中没有的，即使再想也白搭。”郑秀秀曾经这样总结她和那个技师的艳遇。当然，她并不同意用“艳遇”这个词来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他们是同事，不是像现在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夜情”什么的。可是，又能如何去界定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呢？她说不清楚，也解释不了。

这时候，一个亲戚给她介绍对象。对方条件很好，是税务部门的一个科长。亲戚告诉她，对方长得一般，性格内向，但脾气好，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都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如果跟了他一定能享受到生活的幸福。父母一听这样的条件，也劝郑秀秀不要太挑剔，能遇到如此条件的男人已经很不错了。郑秀秀知道，父母听到了她和吴老师的一些闲话，恨不得一下子把她嫁出去。她也知道，只有自己尽早地嫁了，有了一个安稳的归宿，做父母的才会放心。于是，郑秀秀没再有任何的犹豫就和那个男人见了面。那男人叫李京南，比郑秀秀大两岁，税务学校毕业，是不多言不多语不多事的那种男人。只是，李京南的长相让她感觉不满意。可父母和其他亲戚都说好，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谈，毕竟自己已经过了谈婚论嫁的好时候。谈了三个多月，感觉李京南真的是脾气好，无论自己如何使小性子，如何不高兴，甚至如何冲他发脾

气，他都是一声不吭，有时候说起话来也是像幼儿园阿姨哄小孩子一样地哄她，等她破涕为笑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地笑了。从开始谈到他们的关系有了发展，李京南没有对她有任何的过分举动，只是用温暖的举动感化她。李京南很勤快，知道郑秀秀早就从家里搬到单位的一间平房里，便常抽时间去帮她打扫卫生，帮她做饭或者洗衣服。似乎是多年从事美术工作的缘故，郑秀秀身上多了些艺术家的气质，生活中难免有些邋遢。李京南就经常到她宿舍里帮她做这做那，像一个保姆似的侍候着她。一次，郑秀秀想起自己和吴老师还有那个技师的关系，感觉有些对不起李京南，就说：“你喜欢我什么呢？我有什么值得让你这样的？”李京南笑了笑，半天才说：“你身上有一股让我着迷的东西，那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郑秀秀又说：“你知道我的过去吗？你知道我适合你吗？”李京南说：“除了喜欢你，其他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只要你愿意和我结婚，其他任何问题我都认为不是问题。”郑秀秀想激他一下，看他这样的人着急来是什么样子，说：“要是咱们结婚后我怀孕了，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种你也会认为不是问题？”李京南笑了笑，有些木讷地说：“你也不会那样做啊，再说你即使真的那样了，不告诉我，让我能顶着一个做父亲的名儿也就不是问题了。”对他这样的回答，郑秀秀感觉很无奈。可细想想，能有这样一个男人陪着自己过日子，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既然是一个女人，你总得嫁人，嫁什么样的人，那也只能是命中注定了。一个夜晚，李京南来到郑秀秀的宿舍。他始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屋子里的灯光很暗，李京南的脸在幽暗的光线中充满哀伤。望着他的样子，郑秀秀想起了他说过的话，像是在突然间生出一股柔情。后来，李京南走到她身边，半跪在地上，把头放在她的膝盖上，像个孩子。郑秀秀无法克制地托起他的脸，看见他眼中在慢慢往外滚着泪水。于是，郑秀秀轻轻吻了他，从此他们才有了真正的开始。

不久，郑秀秀就和李京南结婚了，建立起了自己的家。望着那个小家，她依然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自己把心早就安放在了一个地方，本来是想再也不会拿回来了，现在怎么成了这样子啊？”新婚之夜，她没忘记自己的曾经。被李京南拥着上床后，她十分扭捏地做着动作，那样子让李京南好生怜惜。之中，郑秀秀伪装了一下自己，特别是李京南激情难耐的那一刻，她也装出了很疼的痛苦状，使得李京南很不忍心用力去做，只得草草收兵。之后，李京南像是什么也不懂地说：“女人的第一次是不是都很痛苦？”郑秀秀笑了笑，说：“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样，反正刚才你弄得我挺……挺疼的……”

听她这么一说，李京南再一次爱怜而温柔地将她揽进怀里，那样子像是他在她身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那一刻，郑秀秀像是体验到了什么叫幸福。